



莫砺锋在南京大学的“最后一课”。  
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

1984年10月22日，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厅座无虚席，俊彦云集，钱仲联、程千帆、唐圭璋等古代文学大师级学者和300多位南大师生共同见证了莫砺锋博士学位论文答辩。第二天，我国首位文学博士诞生的消息上了《新闻联播》。那一年，莫砺锋35岁。

时光流转，2023年6月2日，已经74岁、刚刚正式告别三尺讲台的莫砺锋又出现在《新闻联播》里。作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，他以《普及古典名著 弘扬传统文化》为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言。

从首位文学博士，到唐宋文学的普及者，莫砺锋拥有过很多身份，其中不乏世人羡慕的头衔，但几十年来，他一直是那个“读常见书，乘公交车，吃家常饭”的莫砺锋。他是象牙塔里的一流学者，更是走向大众的“师者”。

2002年，莫砺锋的讲座《杜甫的文化意义》走进了百家讲坛。后来他又应邀录制了多期节目，还出版了多本古典文学普及作品，其中包括印册高达10万的畅销书。

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一本本普及读物占据了他更多的写作时间。那些曾陪伴、抚慰、激励他的唐诗宋词，赋予了他抗拒随波逐流、保持精神独立的力量，如今他希望能给予更多人。

## 读常见书，乘公交车，吃家常饭 “师者”莫砺锋： 从诗词中汲取精神独立的力量

### 宁钝斋中一老翁

初次看到莫砺锋的名字，绝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“宝剑锋从磨砺出”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莫砺锋每次谈及这个话题都会笑起来：“别忘了我姓莫，当年父亲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不露锋芒。他还给我女儿留了一个名字，叫莫杞，杞人忧天的杞。”

理解了名字的本意，就会恍然大悟莫砺锋的书斋为何叫“宁钝斋”。这里还有双关之意，“一是宁愿的意思，我宁可钝一点，不要锋芒毕露。另外，宁也指南京，我是住在南京城里的一个比较愚钝的老翁。”

时至今日，他仍然会搭乘地铁去学校。2018年，因为总打不到车，莫砺锋买了手机，他戏言这是“生计所迫”。在那之前，他是没有手机的，理由也很简单：他通常不是在图书馆或教室里，就是在家。这个习惯即使是在2004年当中文系主任期间都没有变过。

系主任当了一年多，莫砺锋迅速辞了职。说起那段往事，莫砺锋笑言其实也是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”，“那1年零4个月中间，我一篇论文也没写成，心里面很乱，就开始写随笔。”这些随笔后来结集成书，就是大受读者欢迎的《莫砺锋诗话》。算起来，这也是莫砺锋走向普及之路的一次“偶然”。

如果从1978年成为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“唐宋诗歌”专业硕士研究生算起，45年学术生涯中，莫砺锋从未踏出“唐宋文学”这个领域。“我的才能和悟性有限，范围太大了也做不好，而且唐宋600多年的文学非常丰富，我一辈子都研究不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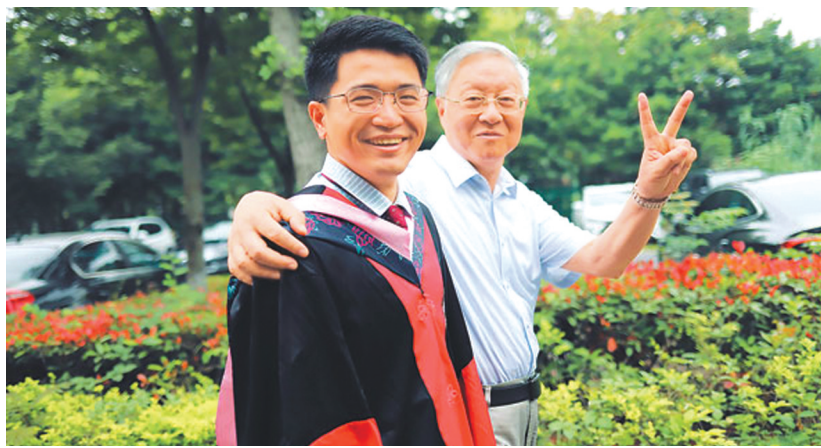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“愚”，还体现在虚怀若谷的谦虚上。莫砺锋的学生、目前已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杨曦至今还保留着2018年莫砺锋发给他的邮件：“请问同学中有谁玩华为手机比较熟练，请他到我家来面授一课，主要想学会用手机打车及扫二维码付费。”

关于手机的轶事还有不少。有次给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上选修课，莫砺锋严肃批评了两位坐在前排、一直低头摆弄手机的同学。课间他了解到，两人其实是在用手机看课件。第二节课一开始，他就当众承认自己错怪了两位同学，并诚挚地向他们道歉。

如今，手机也已成为莫砺锋的生活“必需品”，但他还是会叮嘱记者：“要是发微信说一声，我不常看。”

### 读书是一生大用

初次到莫砺锋家拜访，门一打开，扑面而来的是一客厅的书柜。记者一排排看过去，意图把握一些大师的读书密码。颇有些意外的是，书柜中不仅有各类学术专著和古籍，也有不少散文、



莫砺锋(右)与学生在校园中。

小说等通俗读物。金庸在《笑傲江湖》中有一段饮不同酒需用不同酒具的精彩描写，在莫砺锋这里，读书亦然——

学术类书籍需在书房正襟危坐地读；若是躺在客厅沙发上，多半是读闲书；在餐室里独酌时，则常左手持一册诗词选本，右手轮流拿筷子与酒杯，读到好句子时，抿一口酒也别有滋味；枕边书通常只有一本，经常会换；还有“登厕之书”：短篇小说、散文集、科普读物等都很合适，报纸杂志也可充数，纵不能如欧阳修在厕上构思文章，手捧一本有趣的书如厕也是不亦快哉。

于莫砺锋，阅读已是刻入基因的习惯，也是把一切“偶然”化为“必然”的闪光点。他说：“是文学阅读改变了我的轨迹”。

少年时期，莫砺锋是家乡远近出名的高材生。1962年上初二时，他代表学校参加江苏太仓县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，作文名落孙山，数学却是满分第一名。中考前夕，琼溪镇中学的教导主任动员他报考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，他一考即中，成为全镇人的骄傲。高考填报志愿，前三个志愿依次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、数学力学和自动化控制，他的目光里满满都是理科，梦想里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。

高考取消让莫砺锋的理工梦戛然而止，1968年秋，闲了两年的莫砺锋到江苏省太仓县璩泾公社插队落户，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知青生涯。

时代大潮关上了一扇门，莫砺锋用十年苦读打开了一扇窗。马列著作、中外小说、古籍史料、诗词古文……一本《新名词词典》也津津有味读了好久，连《气象学教程》都囫圇吞枣地读完了，甚至开始自学英语。

相交多年的王一涓曾以《一蓑烟雨任平生》为题，记述她眼中的莫砺锋：“在学习没有任何动力、任何功利的10年中，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成就了莫老师。”

身处困苦之中，青年莫砺锋更能真正体味到那些诗句的力量。1973年秋天，他住了5年的房子屋顶被狂风刮



莫砺锋(右)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读书。

破，“那天夜里，我缩在被窝里看着破屋顶顶满天星斗，寒气逼人，四周漆黑一片，正在心里难受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温和、苍老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‘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’那一刻，莫砺锋第一次对杜甫这首名篇中的力量感同身受，一切也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受。”“暂将好诗消永夜”，苏轼的这句诗或许正是那无数个夜晚莫砺锋的心情写照。

斗转星移，重视读书、推崇知识的社会风气早已重新成为主流，那么又该如何读书？

莫砺锋用自己博士第一年作比。虽然是唐宋文学方向，但程千帆先生开出的必读书目却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左传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史记》《文心雕龙》《昭明文选》，没有一本是唐朝以后的，这些都是“古代文学的基本功”。

莫砺锋还提到大卫·丹比，“在功成名就之后回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，发现对他人生最有用的一门课是讲西方文化经典的，于是他回去重读了这个课程，写了一本《伟大的书》，就是介绍这些西方典籍。它们和我们的古代典籍一样，看似没有任何实际用处，但就像庄子说的，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”

诗歌尤其是如此。“在当代社会里，诗歌其实是精神上的清凉剂。”几十年过去了，莫砺锋给诗词的定义依然是精神家园，可以给身

处钢铁丛林的当代人以精神的桃花源。

### 做人是第一要务

“感谢南大的同学至今没有把我轰下讲坛，使我完整地走完了教学生涯。”5月23日，莫砺锋在南京大学上了“最后一课”，正式宣布告别讲台。在最后一课后，莫砺锋说，“作为老师，我觉得自己一直还是兢兢业业的。”

《论语》里写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蒲柏林说，跟老师读了6年书，感觉这三句话简直就是他的写照。蒲柏林还记得刚入师门时的惴惴不安，提问时都紧张得牙齿打架，怕问题太幼稚被批评或忽视，“老师会说问题没有好坏，无论是成熟的还是浅近的问题，他都会认真作答，有时甚至还把我们逻辑层次不清晰的问题掰开揉碎讲一遍。”今年毕业的蒲柏林也将走上讲台，在他心中，莫砺锋就是他为师的榜样。

师道确实是可以传承的——每当提到老师程千帆先生，莫砺锋总是津津乐道。

当年，正是了解到程先生也是“弃理从文”，莫砺锋才暗暗下决心全身心投入古代文学研究。读博的两年多是莫砺锋至今仍深切怀念的时光，程先生带他有点像“手艺人带徒弟”，还邀请周勋初、郭维森、吴新雷三位先生为助手，四人一起对他“施加友善的压力”。虽然“被压得九死一生”，但莫砺锋总算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学博士。

博士生周斌用“德不孤”来形容追随莫砺锋学习的感受，“很多道理是可以体悟的，但如果你能看到身边的人就是这么做的，那么自己的信念就会格外坚定，老师给我的就是这种信念。”

莫砺锋的学生们跟记者聊的内容里，学术占比极低，更多是关于做人的言传身教。“纯粹”“简单”“勤奋”“简朴”……周斌甚至还背起莫砺锋写给夫人的诗句，羡慕他们情比金坚的爱情。

莫砺锋应该很开心。因为在他的教育理念里，首先就是做人。他一直提倡“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，如果没有学会做人，那学问做得再好也没有意义”。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他直言：“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我们的教育就失败了。”

如今，莫砺锋还是南京大学梅庵书院院长，3年前书院成立时他曾说：“更大的意义可能是人格的培养。我们在人格方面要有一种坚持，要有一种操守。将来大家到了社会上，也许有各种力量把你们拉向随波逐流的泥潭，但是我们要抗拒的力量。”

“若让我用一句诗来祝福年轻人，那就是‘一蓑烟雨任平生’。”莫砺锋说。

据新华社每日电讯